

安乐山系列

成都老鬼

刘春光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安乐山系列

成都老鬼

刘春光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成都老鬼 / 刘春光著. --北京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，2013. 1

ISBN 978-7-5033-2428-4

I. ①成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029678号

书 名：成都老鬼

作 者：刘春光

责任编辑：兰 草

封面设计：清 远 王 单

封面手书：宋学锋

责任校对：刘岩梅

出版发行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：100035

电 话：（010）66531659 66736663

E-mail: lanc6688@163.com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后勤学院印刷厂

开 本：170毫米×240毫米 1/16

字 数：350千字

印 张：17.25

印 数：1-5000册

版 次：2013年3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13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33-2428-4

定 价：29.00元

（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，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）

多阅历，勇而有谋，且年事渐高者，
谓之老鬼。

——《成都风物·方言》

目 录

- 第一章 老子再不来你这个成都省 / 1
- 第二章 阳沟里箴片总有翻身的时候 / 31
- 第三章 婆娘吔，我知足啦！ / 59
- 第四章 一进城就撞到鬼了 / 87
- 第五章 得辆耙耳朵车像财神 / 117
- 第六章 雪没化，霜又来 / 151
- 第七章 城市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 / 183
- 第八章 心里透亮浑身通泰才是快乐 / 221
- 尾 声 家在安乐山 / 263



第一章

老子再不来你这个成都省





许猛子离开军营的时候没有流泪，没有和战友拥抱告别，也没有向大礼堂上的八一军徽敬礼。那时候整个中国正努力从某种强大的桎梏中挣脱出来，脚步蹒跚，人们投向世界的目光混合着惊喜、迷惘和迟疑，过惯直线加方块生活的士兵，还不适应那种略显夸张矫情的告别方式。再者，八年的军营生活，没有改变许猛子率意行事的天性，他只向宿舍楼前的七八个兵扬了扬手，说声走啦，就跨上毛驴车，坐在副连长查四龙对面的车帮上。指导员柳东升一拉缰绳，喊一声驾——毛驴便迈开步，兵们看着

车子一颠一颠上了马路，慢慢走出营区大门。

这时候阳光灿烂，平原上没有风，通往部队营区的专用道路上没有行人车辆，田野上，入冬的第一场大雪尚未化尽，一团团一片片闪着耀眼的光。有一阵，三个人想着同一件事，都没说话，只听见毛驴蹄子踩在马路上发出的嘚嘚声。

连长汤辉没来送行。近几天老兵复员离队，他都要在连队大门口送别，而许猛子是全团最老的班长，他该来送的，哪怕打个照面，拉拉手，也算有个交待。但是汤辉没来。刚才在连部宿舍，柳东升对埋头看书的汤辉说，我去车站送送副连长和八班长，汤辉说声好，又继续看他的40火箭筒射击教程，柳东升转身出门下了楼。毛驴车启动时，查四龙许猛子不约而同朝二楼连部窗户看一眼，玻璃后有人影晃一下，就不见了。

汤辉未免小肚鸡肠。就因为他当副连长时，连队给养员陈金标偷偷给他老家托运大米白面，事情败露，陈金标自己扛下来，挨了处分被处理退伍，汤辉虽没受到大的牵连，但他心里憋气，总怀疑是和陈金标吵过嘴的司号员许猛子告的密，一直忌恨在心。猛子当了先行班班长，代理排长三年，汤辉一直压着不报他提干，把猛子耽误了。事情过去也就罢了，现在猛子要走了，汤辉依然心怀芥蒂，也太过分了。

毛驴车拐上通往市区的马路，查四龙举目四望，说今天天气不错，猛子你回去后会一帆风顺哈。许猛子点点头，说刚到部队那天，又是风又是雪，格老子，走的时候给个好天。

查四龙在空中划一个圈，说那时候啊，这里全是一片荒地，我们顶着风雪走十几里，到了那边聂村晒场上，老团长在队前讲话，说我叫刘锁柱，刘邦的刘，铁锁的锁，柱子的柱，意思是你们既然来了，我就要把你们人留住，心锁住，先建一个安身的窝子，再练一身打仗的本事。然后呢，该回家的回家，该干啥干啥，留下的，随时准备跟我上战场……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说的话。

查四龙说完，嘎嘎嘎地笑起来，许猛子也跟着笑。柳东升手握鞭

稍，侧身坐在车厢板上，目视前方不做声。

许猛子出一口长气，说一晃就是八年啦，真像老团长说的，我脱军装回家，你们留下了。

查四龙说猛子你不要后悔，你要往好处想。为盖营房，我们的老副连长林浩——高干子弟啊，被绞车铁钩砸死了；还有老班长陈文清，背砖比赛累得吐血，复员回去几年，也不在啦！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，我和东升，迟早也得回四川去。

许猛子笑笑，说我不后悔。师傅讲人各有命，成龙的下海，成蛇的钻洞，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。默一下，又说和尚湾出来三个人，东升当了指导员，你当副连长，就我一个大头兵，复员回去，有些人该看笑神啦！

查四龙敛了笑容，说猛子你尽力了，我和东升也尽力了。柳东升照毛驴屁股抽一鞭子，车子往前一窜，三个人身体同时一歪。

柳东升大声说猛子你别管他们讲些啥，回去好好弄。那么多苦都吃了，八年都挺过来了，还怕啥子？我相信你会比很多人活得好。

许猛子嘿嘿一笑，说我无所谓。变了泥鳅黄鳝，就不怕泥巴糊眼睛。再说，人嘛，怎么活都是一辈子。

查四龙不以为然，说朱和尚的话你也不能全信，还是要拿点志气出来，尽量往好里活，为你父母兄弟老婆孩子一大家人，也证明这八年兵没白当，就像我们搬进新营房那年，东升编的那首歌唱的一样。

柳东升来了情绪，声调激昂，说今天送猛子，我们弟兄三个，唱它一回咋样？查四龙说声好，柳东升扬起鞭稍一抽毛驴屁股，高喊一声驾——清清嗓子唱起来。

张家（那）二娃子（嚯），

查四龙放开喉咙，跟着唱起来，许猛子稍一迟疑，加入合唱。

——去当兵（啰喂），

一当就当了一个（嚯），

——火头军（啰喂）。

锅碗瓢盆（那个）围着转呀，
烧火煮饭（噻）忙不停（啰喂）。

三个人激动起来，越唱声音越大，目光盈盈闪闪，太阳穴和脖子上的青筋一跳一跳。毛驴儿受了感染，撒开四蹄跑起来，三个人的身体随着车子一纵一窜，像在风浪中的小船上摇晃。

李家（那）二娃子（噻）去当兵（啰喂），
一当就当了个（噻）种地的兵（啰喂）。
玉米高粱（那个）大白菜呀，
一个萝卜（噻）十八斤（啰喂）。

王家（那）二娃子（噻）去当兵（啰喂），
一当就当了个（噻）吹号的兵（啰喂）。
军号嗒嗒（噻）歌声壮呀，
练好杀敌（噻）硬本领（啰喂）。

班排兵（嘿），勤杂兵（啰），
五湖四海（噻）汇军营（啰嘿）。
磨硬了筋骨（噻）练壮了胆呀，
一杆钢枪（噻）守国门（啰喂）。

好铁就该要打钉（啦），
好男就该去当兵（啊）。
三年五载回家转呀，
脱下军装就进了城（啦）。
当兵的人（啊）当兵的人
走齐天下不忘本，
千难万险朝前走（哇），
一辈子都是（噻）一个兵（啰喂嘿）！

唱到最后，差不多是直着嗓子喊完，末了，三个人同时哈哈大笑，擦着眼睛溢出的泪花，引得汽车马车自行车上的人，都朝毛驴车上三个兴高采烈的解放军看。

到了火车站，许猛子劝柳东升回去，说你亲自来送就可以啦。柳东升摆摆手，说别说啥亲自了，都是安乐山下和尚湾爬出来的穷小子，送送算个啥？一句话说得三人眼睛都有些发潮。查四龙跑去买了两张站台票，柳东升疑惑地看看两人，说猛子你的车票呢？司务长不是把票钱算给你了吗？查四龙赶忙附在柳东升耳边，悄声说猛子和我商量啦，我让通信员只买了一张票。我探亲能报销，猛子他上车能混就混，混不过去再补票。柳东升呆一下，说能行吗？可别出丑啊……许猛子说这些小事，你就别管啦。查四龙朝许猛子努努嘴，说我让他戴着领章帽徽呢。他家那么困难，省下几十块钱，能办好多事。

柳东升点点头。按规定，宣布了退伍名单，复员兵都要摘下帽徽领章，走时穿便衣或光军装，兵们也都是这么做的。刚才在宿舍楼前，看猛子戴着领章帽徽，柳东升想让他摘下来，话到嘴边又忍住了。脱军装是老兵心情最复杂，情绪波动最大的时候，心里有失落感，稍受刺激就可能爆发出来。有些连队平时官兵关系紧张，老兵复员时，害怕退伍兵闹事，有的干部就借故躲起来。猛子本来就受了委屈，为摘帽徽领章闹得不愉快，影响不好不说，柳东升也颜面无光。再说猛子戴着帽徽领章，一路上也安全些，没想到还有逃票这一层。查四龙历来脑子好用，走到哪里都不吃亏。有时候柳东升讨厌他精于算计，可仔细一想，查四龙对人诚恳热情，乐于助人，从来没做过损人利己的事，是个靠得住的朋友。入伍前那年夏天，柳东升干完话回到家，家里没有一颗粮，烧不起火，找生产队长宋平庄去借粮，宋平庄说保管室里留的都是种子粮，天王老子也不借。是查四龙给他父母说，借给柳家五十斤麦子，那天下午三点过，柳家五口才吃上一顿麦面糊糊。那一幕刻骨铭心，终身难忘。柳东升是个记情的人。今年初他由政治处干事回连队当指导员，多次找营团首长力荐，将司务长查四龙提升为副连长。又反复做连长汤辉的工作，推荐猛子提干。柳东升是团里有名的才子，深得团长政委赏识，同年兵中第一个当了指导员，汤辉多少有些顾忌，也就勉强同意了。猛子提干的报告送到团

里，结果超龄了，年底只得复员。柳东升总觉得过意不去，请示营团领导，安排查四龙回成都探亲，顺便送猛子回乡，也算尽点光屁股朋友的情谊。没想到许猛子查四龙想出逃票这一招，虽然不那么光彩，倒也情有可原。干完活回家没饭吃那一幕，在柳东升心中留下惨痛记忆，他对民以食为天有了刻骨铭心的理解，坚信衣食足才能知荣辱。连队三排长屠苏是高干子弟，自诩为血统军人，动不动批农村兵小农意识，狭隘自私，指着兵摇头，叹息说不可救药。柳东升极为反感，有次实在忍不住，当众把屠苏训斥一顿，说三排长你有事说事，少东扯葫芦西扯瓢！你父亲参军前是不是农民？你爷爷，还有你爷爷的爷爷，是不是农民？你别忘了，这支军队里绝大多数人是农民，你也是农民的子孙，你身上流淌着农民的血液，要是你父亲在家种地，你一样的命不如草！说完扭头就走。弄得屠苏瞠目结舌，半天说不出话，以后再不敢信口开河。兵们私下说，指导员有脾气，有水平，替农村兵出了口气。

列车开动时，许猛子和查四龙站在车厢门口，向站台上招手，柳东升目光沉郁，看着笑嘻嘻的许猛子，忽然大声说猛子你记住没？有机会，一定要朝城里走。

许猛子点头，高声答应，说东升你放心吧，我记住啦！

2

上午九点过，列车到达蓉城。

下车的人挤挤挨挨，沿站台下地道争先恐后朝出站口涌。许猛子

肩扛装铺盖卷的麻袋，手拎提包，混在人流中大模大样走过去，门口左边一个穿制服的瘦麻杆男人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一下，又滑过去了，右侧的女检票员把撕过的票递给前面的人，接着朝许猛子一伸手，说你的票呢？许猛子向身后歪一下脑壳，说后面呢，边说边朝外走。女检票员扭头看看，查四龙在人群中招一下手，女检票员略一迟疑，后面的人递上票去。趁检票员低头查看之际，许猛子加快脚步，迅速走出大门。一眼看见查四龙老婆陆颖虹挤在接站的人群中，正笑容灿烂地招手，嘴里还喊了一声嗨，许猛子把头扭向一边，快步穿过人墙，走到熙熙攘攘的广场上。

几分钟后，三人在广场边汇合。查四龙嘎嘎地笑着，得意地点着许猛子，说我们两个，配合得天衣无缝，电影演员也不过如此。许猛子嘿嘿笑，说多亏了你，检票员没问你要我的票啊？查四龙说人那么多，她哪里忙得过来？陆颖虹疑惑地说你们做啥子啰？查四龙说这里不方便，回家慢慢给你讲。又凑到许猛子跟前，伸出手比划两下，说总共四十三块啦，全家一年的油盐钱够了。许猛子笑着点头。

陆颖虹恍然大悟，瞪大眼睛，说你们逃票啊？胆子也太大了。查四龙嘘一声，说你小声点，怕别人不晓得啊？陆颖虹低了声气，说解放军啊……许猛子嘿嘿一笑，说解放军没得钱，再者说，我已经不是解放军啦。说着取下军帽，脱去冬装外套，卷巴卷巴塞进麻袋里。转眼间，衣着鲜亮的解放军，变成一个脸色黑红穿光棉袄的复员兵。陆颖虹打量着许猛子，嘻嘻地笑着，说你刚才要是这个样子，就出不了站啦。许猛子开玩笑，说我给国家尽了八年义务，算是国家报答我一回噻。

三人朝公共汽车站走。陆颖虹兀自纳闷，说这一路几千里，中途还要转一次车，列车员老查票，猛子你咋就能混过来呢？许猛子嘿嘿一笑，说老兵油子啦，几个小列车员都斗不过，还能上战场打仗啊？游击战，运动战嘛，敌进我退，打不赢就走，他走了我再回来噻！

爱读文学作品的陆颖虹，对许猛子的憨直和狡黠充满好奇心，她

说城北客运中心每天早晨只发一趟到河边镇的车，现在没车了，邀请许猛子去她家住一晚，明早再去赶车。许猛子说他先赶到乐至县城，再想办法搭六十队的便车回家。查四龙对陆颖虹说，猛子他老婆怀孕几个月了，父亲又有病，莫要留他。陆颖虹问猛子，说你有一个娃娃了，还要生嗦？许猛子笑笑没接话，查四龙说他还想生个儿嘛。朝猛子挥挥手，说赶紧走吧，要是没车了，就去小关庙找我们。许猛子答应一声，拎着麻袋提包急匆匆朝长途汽车站走。

冬季的蓉城照例阴沉沉冷浸浸的。阴是因为盆地地势低，云层罩盖，难得见太阳；冷却与北方刺骨的寒冷大不相同，显得轻柔和缓，可以接受，只是呆着不动时间久了，才会感觉浸入肌骨的凉寒。许猛子担心赶不上车，沿街边大步流星地走着，肩上的麻袋和手中的提包不时撞着行人，他也无暇顾及。赶到城北客运中心，已是浑身发热微微喘息了。

到问讯窗口一打听，还有一趟中午十二点开往乐至的车。算来途中走四个多小时，到乐至能搭上便车的话，天黑时就能回到家。猛子赶紧过去排队。

大厅里你推我挤人声鼎沸，许猛子横着身子往里挤，麻袋提包总被卡住，就听身后有人气冲冲骂，说转二哥你快走噻，背个破麻袋捞毯啊！许猛子顾不上理他，左冲右撞挤到买票的队尾，放下麻袋提包擦一把汗，回头一看，排在后面的三个小伙子厌恶地看着他，嘴里骂骂咧咧，说好狗不挡道，他妈的，哪里都有农豁皮凑热闹！

怒火腾地蹿上脑壳，许猛子涨红了脸，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，老子又没踩着狗尾巴，叫唤个毯！一个塌鼻梁小子气急败坏跳起来，指着猛子鼻子破口大骂，说你个农二杆子，穿了两天黄狗皮，以为屙完了红苕屎，敢跟老子们叫板？一耳光扇过来，许猛子伸手抓住他手腕，顺势一拧一抬，小伙子喊声哎哟，身体转个圈，一下子跪在地上。另两个扑上来，围着许猛子挥拳踢脚，猛子左挡右击，一场混战，大厅里的人大呼小叫纷纷躲闪。好一会儿，待警察赶来，双方已

是衣衫撕裂，头破血流。

许猛子和三个小子被带到车站治安室分开问讯。查过证件听完陈述，中年警察看着额头流血的许猛子，说你是刚脱下军装的人，受过部队教育，咋在公共场所打架闹事？差点把人的胳膊拧断啦！许猛子不服气，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，他满口喷粪，骂我穿黄狗皮，还先动手，我当然要还击啦。警察皱起眉头，挥挥手说算啦，以后凡事忍着点，穿军装和不穿军装不一样呢，哪能和那些街娃一般见识？许猛子不服气，说穿不穿军装无所谓，城市又不是他们家盖的，他们来得，我也来得。

从治安室出来，到乐至的车票早卖完了，许猛子买了第二天早晨的票，拎着麻袋提包走大街上。举目张望，满街尽是人来车往。还有大半天加一个夜晚，去哪里消磨时间呢？更重要的是，晚上在哪里落脚？

他不想去找查四龙。四龙住在陆颖虹父母家，据说六七口人挤在一个大杂院的两间半老平房里，打个喷嚏放个屁都惊动全家。查四龙和猛子同年结的婚，二兰都怀二胎了，陆颖虹的肚子还是干瘪瘪的，不晓得是不是房子住得挤的过，晚上亲热怕弄出响动来，咋坐得起胎？再者说，人都讲成都人爱假打，说得闹热，吃得淡白。客人来家里，热情万丈地留吃饭，左等右等却不烧火，实在拖不过了，煮碗稀饭炒盘窝笋叶子出来，还自夸香得不得了。陆颖虹倒不是畜家子，但她家人住在一起，终究不自在。

猛子也不想去住旅馆。一晚上一二十块，一路上担惊受怕躲查票，省下的钱花掉四分之一多，实在有些舍不得。父亲要看病，过一段二兰要坐月子，一家人称盐打油，样样都要花钱。满打满算，自己身上七百五十三块钱，几下折腾光了，再有个啥事就没办法了。

打定主意，看看晌午过了，猛子找家街边小店吃了一碗面，提着行李慢慢往火车站走。到了广场上花坛边，放下麻袋提包，从裤兜里掏出小半包揉得皱巴巴的纸烟，抽出一只叼在嘴上，划火柴点燃，美

美吸一口，徐徐吐出烟雾，在麻袋上坐下来。

这也许是自己掏钱买的最后一包烟了，一角五分钱的黄金叶，还剩五六支。往后，怕是要跟和尚湾的人一样，抽叶子烟或水烟丝了。许猛子的爷爷和父亲都抽烟，爷爷活到五十九岁，得肺气肿死了，那年猛子只有九岁。前些年父亲许石匠也得了肺气肿，一到冬天就咳咳吭吭，憋得脸青面黑出不来气，逼得戒了烟。但是没用，现在父亲成天躺在床上，被窝里放个烘笼还喊冷，下床解一次溲，喘得像拉风箱。许猛子找在师医院当药剂师的老乡凌胖娃要过几次药，带回去很快就吃完了，这次走时忙忙慌慌，没想起来办这件事。但即使办，也只有涎着脸再去求凌胖娃。家有一千一万，顶不住一个药罐，何况他许猛子只是个大头兵，第一年每月六块钱津贴，干到第八年，也才涨到十五六块，哪里供得起父亲长年累月每天三次药？

父亲也到了五十九岁的坎上，不晓得熬不熬得过去。不满花甲过世，上不了许家香盒，享受不到后代儿孙的香火祭拜，是老辈人最大的遗憾。无论如何，也要让父亲挺过这个冬天。明年农历六月初三，父亲就满六十岁了，能到那一天，把亲戚们请来，给父亲做个生，坐两三桌，也算他这个当大儿子的尽了孝心，了老人一个心愿，再到落气那天，父亲也该闭得上眼睛了。

又想到二兰和娃娃。小晴已经三岁了，到处乱跑，再不用占大人的手，母亲可以做些家务和手面子活路。二兰怀第二胎算超生，肯定要遭罚款，据说至少罚二百元，身上这点钱确实不敢乱用。要是生个男娃，罚三百也认了。但万一是妹崽呢？以后还生不生？再生就不止罚两百三百元，而是罚八百一千了。不生就成了断尾巴牛，像师傅朱和尚，秀英嫁到成都平原上，老两口成了孤人，不但被人看笑神，老来肯定凄惨。农村人年纪大了，病病哀哀，能吃不能做，哪个为你端茶递水？哪个给你挑水煮饭？哪来称盐打油的钱？看看和尚湾的五保户罗庆丰，活得不如一条狗，只是吊着半条命而已。

正胡思乱想着，忽听一个人在花坛后边吼，说东看西看做啥子

喃？还不快点走！许猛子把烟头丢在地上，用脚踩熄，站起转身一看，眼睛嘴巴一下子张大了。

一个面目清秀的女子，背上背两床新棉絮，手里提一个硕大的红蓝白相间的编织袋，神色匆匆朝花坛这边走。远处站着一个肩上挂只黄挎包的瘦小男人，右手指间夹根香烟，皱起眉头看她。女子看一眼男人，低头加快脚步。

许猛子冲口喊了声秀英，女子闻声扭过头，瞬时眼睛一亮，惊喜地叫声猛子哥，快步走过来，放下编织袋，说你咋个在这里？猛子说我复员啦，回家去呀，你这是？看看那小伙子，打住了。那人正目光警觉地看他。

秀英抬手撩撩发丝，说我回了一趟老家，爸爸过六十岁生。许猛子哎呀一声，拍拍脑壳，说我这一段忙昏了，忘了师傅冬月十七生，就是前天嘛，我正在火车上。秀英露出好看的笑容，说你不在嘛……仔细看看猛子额头，说这么大一个包啊？碰的呀？猛子笑笑，含混地嗯了一声，说你们从河边坐汽车到简阳，再赶火车回成都啊？秀英点头说是，你也这样走啊？许猛子说我坐长途汽车到河边镇，又问师傅师娘都好吧？

秀英眼圈有些红了，低头抠着手指甲。她双手黑瘦粗糙，指关节肿大，指甲缝里有污垢，一看就是天天干活的人。默一下，她抬起脑壳看着他，说猛子哥，你回来了，请你照顾一下我爸爸和妈，他们遭孽。

她声音哽咽了，眼睛里盈满泪水，抬手擦一把，脑壳扭向一边，说你做点好事，我下辈子变牛变马报答你……

许猛子刚说声莫要那样讲，该当的，就听秀英哭出了声。只见她浑身颤抖着，弯腰提起编织袋，说声我走啦，低着头快步走去。那小伙子已出了广场，正要穿过马路朝公共汽车站走。

许猛子下意识地跨出两步，垂手站住了。怔怔地看着秀英穿过广场外马路，顺着街边往西走，街上人来车往，很快就看不见她的身影了。

他心里很痛，也很愤怒，双手下意识地握成拳头。秀英她过得